

清

明

姚
旭



從來就不曾真正過過這個日子，一如西方的復活節，於我只是逍遙不可望的節日。二十個清明，就這麼懵懵懂懂、杏花細雨地活過來了。想像的清明當是滿山人潮，野大的朔風，吹得紙灰盈空飛揚，子子孫孫羅列在墳前，逕對著墓中人三跪九叩，墳內墳外渾渾然交融在一起，死者儼然與生者同在。可憐的我，從來就未曾有過自己的清明，清明的意義永遠只入自己的想像中。

清明年年，年年清明，只見父母親帶領著我們這群未經艱難世事的小孩兒，對著牆上的紅紙神位跪拜，桌上置著祭品，焚香祭叩，以饗祖先。小時尚不懂事，對著壁上紅紙，行禮如儀，不禁深覺納悶。為何人家的清明是全家攜老扶幼，直奔祖墳。而我們的清明却僅是對著紅紙神位叩拜。直到稍懂事才知曉，原來這個島上，根本無我們自家的祖墳啊！

難怪我們的清明無法與別人家一樣。海峽把我們和祖先從地理的山河分開，也斬斷了與祖先相連的那條歷史臍帶。歲時祭祖，只能以壁為墳，以紙為碑，悵望他人之清明，憂思何限！我們這些從那片遙遠大地過來的逃難者，是何等不幸，不知什麼是生，也不知什麼是死。三十多年的大變動、大災難，萬里之外的祖墳，是否依舊無恙？而作為三十八年之後才出生的新一代，打從哇哇墜地，就沒見過自家的祖墳，即使連作夢，都不知該從何夢起。是墓木已拱，或湮沒於滾滾黃土之中？身為後世子孫，當何等羞慚。

行叩完畢，就愛仰視父親面容，聽他道那片大地上的一切，畫不盡的山啊水啊，述不盡的親人兄長；山水難以入夢，親長如佇立在前。家鄉的故事，如生生不息的泉源。紅紙前，供桌上，香柱裊裊的煙幕中，我幽幽冥冥地望見祖先的容顏，家鄉的草木，永駐且長青。

儘管夢中之神遊，思量之無限，我對清明仍是陌生，而清明仍不屬於我們。早些年，住在窄房子中，是紅紙牌位，茶几供桌；到現在仍是紅紙茶几，紙上那一系列斗大的字，寫盡了對祖先的感念。這些陳設，與工商社會的輕離薄情，反倒顯得格格不入了。年年祭祖，仍舊是一家人對著紅紙，遙向阻隔萬里的大地拜了再拜。已懂事的我們，心情莫不沈重，而父親的思緒遠比我們複雜。數十年的時代動盪，清清楚楚地投影在上一代的身形中，他們承受了時代無情的鞭撻，而那個突兀的年代又把他們與親人活生生地隔開，然後再讓他們來到這個陌生的土地上重新開始。

我不明白，中國人究竟是犯了什麼大罪，要這樣生生死死地被割開，一百年還不夠，還要再五十年。若說「生不能相養以共居，歿不得無汝以盡哀」是人間至慘至悲的事，則上一代的中國人豈不嘗盡了這最酷烈的鞭撻；而有甚者，「斂不憑其棺，窆不臨其穴」不更令中國人悵望浩歎！三十八年真的是這麼一條深深的鴻溝，把中國人從心裏狠狠地割開，兩邊親人，音訊無，生死亦莫知，即連海峽的濤聲，也帶不走對親人的召喚！濺血的海棠葉，祇能否回答我，山河可依舊？

望著父親遙拜的身影，不禁想著，究竟是何事讓父親這般的掛念？原來，中國人是時時不忘祖先的啊！縱使遠隔兩地，心亦同存。父親心所牽念著的莫不是祖先，我們心所懸記著的亦是祖先，頓時，我覺得，中華民族的生命是如此無窮無盡，它流衍的軌徑是如此生生不息的啊！

中國人的情境真的是這樣好，這樣美麗，這樣真實，生者與死者，墳內與墳外、天與地、人與萬物都合為一體了，言固有窮，但情卻不可終，中華民族是這樣偉大而純樸。儘管那一個苦難的年代已離自己很遠很遠了，但記憶與感受在心永遠鮮明，隨歲月之增長而清晰有加。因為，我知道，我已經和中國苦難的歲月緊緊地相連在一起了，就在紅紙茶几前，我與整個民族與家族緊緊地擁抱在一起！我，就是中國；中國，就是我！